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覧卷四百七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八

交友二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宙之子也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勑外云自非當世才藝英賢通家子孫輒不得進融故造其門云我與公積代通家子孫膺乃

召見曰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融與君豈非積代通家乎衆奇之

又曰第五倫始以營長詣京尹鮮于褒見而異之署爲吏後褒坐事左轉高堂令臨去握臂訣曰恨相知晚

又曰肅宗始脩古禮巡狩方岳崔駰上西巡頌帝歎之謂侍中竇憲曰知崔駰乎對曰班固數爲臣説之然未見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葉公之好龍也可試見駰

侯憲憲倒屣迎笑謂駰曰吾受詔交公何得薄我哉遂揖入也

又曰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稱同郡陳實年不及皓皓引與為友

又曰張叔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也有大志歎曰人生於世白駒過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黄令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荆而語曰今闕下閹宦專權因相向而泣有老父過之曰嗟乎二大夫何泣之悲龍不隱

鱗鳳不藏翼一世網羅泣將何及二人欲與之言不顧而退叔升竟以黨錮下獄死

又曰任末字叔本遊京師教授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躬推車載奉德致於墓所由是知名

又曰梁鴻友人高恢字伯達少好老子隱華陰山及鴻東遊思恢作詩遠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又曰陳蕃李膺之敗何顒與蕃舊善遂為宦者所陷乃改名姓亡匿汝南閒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

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交

又曰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守姑藏長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又曰李燮字德公所交皆捨短取長好成人之美時頴川荀爽賈彪雖俱知名而不相能燮並交二子情無適莫世稱其正

又曰王允字子師同郡郭林宗一見奇之曰王生一日

千里王佐才也遂定交

謝承後漢書曰范式為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貧居親老乃變名姓傭於新野縣縣吏遣嵩為式導騶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式勑縣代嵩嵩以傭未竟不肯去

又曰陳蕃既被害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銍令聞而棄官哭而收葬

又曰許敬字鴻卿汝南人與同郡周伯靈為交友伯靈

早亡鴻卿育養其子

又曰馬實字伯騫勒結英雄所欲友接負笈荷擔不遠萬里山陽王暢未仕時實慕高名往存之屆暢門投刺欲不肯見使從者拒之云行歷未旋實留連日日往伺之謂從者曰夫孝子事親行不踰日而至今不歸非孝子也欲待與相見如𠩄於路往而不反哭之以爲死交暢聞其言嘆息壯志因執其手揖引與入美談畢請入見母飲實定好而別實臨退報暢手訣曰大上立德其

次立功幸俱生盛明之世免磚瓦之姿託爲丈夫當建名後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纖天壤之間

又曰雷義字仲公豫章人舉茂才讓友人陳重字景公刺史不聽義遂陽狂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又曰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期至日巨卿果到

升堂拜母飲盡懽而别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商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盡曰恨不見死友尋卒式夢元伯玄冕垂纓而呼曰吾死當以某日葬子豈能相及覺而悲赴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日未届而喪已發引至壙將窆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也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哭而來母曰必巨卿也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皆揮涕式執紼引柩乃前進式留止塚攻修墳樹而退

又曰范式嘗至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曰山陽范式烈士也可託死吾歿但以尸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行式適還有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為死友乃營護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

袁山松後漢書曰吳祐放猪長垣澤中誦經而行北海公沙穆遊太學資乏變服為傭與祐貸舂遂為交於杵

臼之間

華嶠後漢書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爲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爲慶廉

司馬彪續漢書曰李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實爲師友

東觀漢記曰楊政嘗過馬武稱疾見政對几據牀欲令政拜牀下入户前排武徑上牀坐武恨言語不懌政因把武臂責之曰卿蒙恩稱蕃臣不思求賢報國而驕天

下英俊會信陽侯至責數武合爲朋友也

又曰尹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厚每相談常對案不食晝即至暝夜即徹旦

又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望盛名未敢安之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擧手不敢荅堪後仕爲漁陽太守暉自爲臨淮太守絶相聞見時南陽饑堪妻子貧窮暉乃自往候視其困分所有以賑給之

又曰郅惲友人董子張者父先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惲往候之子張流涕視惲不能言惲曰吾知子不悲天命而痛讎不復也子張目繫而已惲即起將客遮仇人取其頭以示子張見而氣絶

又曰趙喜為赤眉兵所圍迫急乃亡走與友人韓仲伯等數十人携小弱越山出武關仲伯以婦色美慮有强暴者而已受其害欲棄之於道喜怒不聽以泥塗仲婦面載以鹿車身推之每逢賊欲逼奪喜輒言病以此得

免

又曰閔仲叔恬靜養神弗役於物與周黨相友黨每過仲叔共含菽飲水

又曰應順字仲華汝南人少與同郡許敬善敬家貧親老無子爲敬去妻更娶

魏志曰荀攸或從弟也太祖曰孫與荀公達周旋二十餘年初無毫毛可非者

又曰公達賢人也所謂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

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

又曰曹真字子丹太祖族子也真少與宗人曹遵鄉朱讚並事太祖遵讚早亡真愍之乞分所食邑封遵讚子詔曰太司馬有叔向撫孤之仁篤晏嬰久要之分君子成人之美聽分真邑賜遵讚子爵關内侯各五百户

又曰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成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琰友人公方早卒琰撫其孤恩若已子

又曰陳矯字季弼為郡功曹過太山太山守薛悌異之

結為親友戲矯曰以郡吏交二千石不亦可乎悌後為魏郡及尚書令皆代矯

魏畧曰趙岐字臺卿藏匿避難買餅市中孫嵩見岐非常人呼而問之遂與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上堂享之極欣藏岐複壁中

又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靈帝時與北海邴原管寧俱遊學三人相善故時人號三人為龍謂原為龍腹寧為龍尾歆為龍頭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內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向秀籍兄子咸瑯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遊於竹林號曰七賢

吳志曰孫策創業命張昭為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

又曰吳範字文則與親故接有終始素與魏滕同邑相善為交滕嘗有罪吳主權責怒甚敢有諫者處死範謂滕曰與汝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死範曰安能慮此坐

觀汝耶乃髡頭自縛詣門下使鈴下以聞鈴下不敢曰必死不可範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為範死子以屬我鈴下者乃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逡巡出走範因突入叩頭流血言與涕并良久權意釋免勝

又曰周瑜長壯有姿貌孫堅議興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又曰魯肅字子恭臨淮東城人周瑜知其奇也遂相親

結定僑札之分

又曰魯肅代周瑜當之陸口過呂蒙屯丁肅意尚輕蒙或說肅曰呂將軍功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順之肅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雲長為隣將何計畧以備不虞因為書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呂子明吾不知卿才畧所及乃至如此遂拜蒙母結友而別

吳録曰張温字惠恕英才瓌偉遂以禮躬延見召對詞

雅淹潤帝攻容前席拜中郎聘蜀與諸葛金結金蘭之好焉

蜀志曰馬謖音縮字幼常才氣過人好論軍計謖臨終與諸葛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殛鯀興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此謖雖死無恨于黄泉也于時十萬之衆為之流涕亮自臨祭待其孤遺若平生

又曰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少與犍為楊恭友善恭早死孤遺未數歲裔分居事恭母如恭息長大為之

娶妻買宅產業使立門戶

又曰楊戲字文然為人篤於舊故與巴西韓儼黎韜童幼

晉書曰王龔字孝伯清操過人才地自負恒有宰相之望與王沈齊名友善

又曰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也與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寧濟之事翼薦溫於明帝曰桓溫少有雄畧願勿以常人遇之

又曰陸機吳人也晉冠吳至太康本與弟雲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

又曰周顗字祖宣顗少與友人成公簡齊名俱起家為諸王友學

又曰紀瞻愼行好施老而彌篤少與陸機兄弟相親善及機被誅瞻卹其家及嫁女資送同于所生

又曰鄭袤字叔林滎陽開封人也少孤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為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袤父泰友

善撫養哀如子已

晉中興書曰郗超所交皆一時秀美雖寒門後進亦拔而友之死之日貴賤操筆為誄者四十餘人其為物所宗貴如此

又曰胡母輔之字彥國少有高名有王尼者出寒微輔之庾顗王澄等共為美談尼以門役送護軍府輔之等乃齎羊酒詣門吏以聞護軍曰諸名士以羊酒來當有以既入先過尼尼已給府養馬輔之等坐廐下與尼炙

羊飲酒而去竟不見護軍大驚乃與尼長假

又曰東甌沃壤名士多樂居之太傅謝安未仕時亦居東土共王羲之孫綽李充許詢道林皆文義冠世共相友昵

又曰魯公賈謐參管朝政京洛人士無不傾心渤海石崇之徒年皆長謐並以文才降節事謐共相朋昵號曰二十四友

又曰羊曼字祖延頹縱宏狂飲酒誕節與温嶠庾亮阮

桓彝同志善友並中興名臣時州里稱陳留阮放為宏伯高平郗鑒為方伯太山胡毋輔之為達伯濟陰卞壺為裁伯陳留蔡謨為朗伯陳留阮孚為誕伯高平劉綏為秀伯而旻為黙伯凡八伯盖擬古之八儁

又曰薛兼與同郡組瞻廣楊閔鴻吳郡顧榮會稽賀循同志友善初入洛司空張華見而歎息曰南金也

又曰華譚所友人袁甫者字公胄歷陽人少能言議與譚齊名友善太安中人洛譚與甫書曰誠以枯澤非應

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窟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長揖孔明躬稼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偶翩見鴻漸之輕羽瞻長途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

又曰王濛少而不羈不為鄉閭所齒晚節尅修遂有風流美譽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時人以濛比袁耀卿惔比荀奉倩

晉中興書曰庾翼字雉恭時京兆杜人陳郡商浩並才名冠世而翼弗之重每語人曰此輩宜束之高閣候天

下平然後議其所任耳唯與桓冲友善在總角之中便相期終始

又曰肅祖之在東宮與温嶠庾亮並布衣之好

晉陽秋曰陸抗羊祜魏邉將推僑札之好抗甞遺祜酒祜亦饋抗藥各推心服之

太平御覽卷四百七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四十九

交友三

宋書曰晉安帝義熈初高祖命瑯琊王弘為徐州治中從事弘不就隱于會稽與魯國孔淳之為莫逆交王智深宋紀曰孔淳之隱居剡山嘗遇桑門法崇於三

山披於領契自以為得意之交

又曰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宋徵為庶子不就與陳郡論灊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為莫逆之交

齊春秋曰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少而負氣始為南徐州西曹書佐與別駕蕭惠開抗禮惠開自以地位居前稍相凌駕而超嘯慠不以地勢推尚謂惠開曰我與卿並有何等官閥俱國家微時外戚耳何以一爵高人惠開忻然更為刎頸之交

齊書曰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顧悛曰此况卿也今日與卿盡布衣之交適悛拜謝

又曰柳世隆字彦緒河東解人宋大尉元景弟也當時名士張緒王延之沈淡之徒雅相欽慕以為君子之交

又曰劉善明素與崔思祖友善聞死慟哭仍得病卒

又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早立名譽當時名士陸惠曉謝瀹張融何點沈相淵與為君子之交

梁書曰何遜字仲言陳郡剡人也弱冠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荅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輙嗟賞

又曰張緬弟纘遷尚書吏部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舌之任子性曠遠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相推重因為忘年交

又曰蕭介性高簡少髙遊唯與族兄琛從兄眎音鰥素子洽從弟俶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

又曰高祖性不好聲色頗慕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為布衣之交

何孟之梁典曰劉許字彦度與陳留阮籍李緒申金蘭之契築室鍾阜之傍共聽内義鑽尋典與

魏書曰夏侯尚字伯仁有籌畫智畧文帝器之為布衣之交

後漢書曰眭夸一名昶趙郡高邑人也少與崔浩為莫逆之交

北齊書曰崔瞻與趙郡李槩爲莫逆之交槩將東還瞻與之書曰仗氣使酒我之恒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吾於何聞過也

又曰袁聿修歴任清華郎署之日値趙彦深爲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友彦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修猶以故情存問往来

又曰裴讞謙劉之字士平不妄交遊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李搆清河崔瞻爲忘年之友

後周書曰栁弘字先道河東觧縣人少聰頴工草隷博涉羣書詞私豐贍與弘農楊素為莫逆之交

又曰張軌濟陰臨邑人也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仁為莫逆之交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

又曰黎景希字季明河間鄚音莫人也好占玄象頗知術數而落魄音託不事生業與范陽盧道源為莫逆之交

又曰韋敻躲政功字弘遠志尚夷簡澹於榮利周弘正乃造敻談讌盡日恨相遇之晚也後請敻至賔館敻未赴

弘正乃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来當時所欽如此

南史曰謝弘微性寛博無喜愠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風急或有覆舟者友人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

北史曰盧懐仁有行檢善與人交與瑯琊王衍隴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衍云昔郭大道廣許邵知而不顧

嵇生𡻕立鍾會遇而絕言吾處季孟之間去其太甚行曰然

三國春秋曰燉煌太守李暠古老切表於段業暠稱盡忠不貳横為李嗣所讒請業殺嗣暠自歸司敗業乃殺嗣遣使謝暠初嗣與暠結刎頸之交嗣常以宗族託暠曰我身猶子身勿為疑也及是暠反為嗣所構暠乃恨之

又曰姚萇單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于壽陽幅巾以待之一面如舊相識

又曰王鎮惡隨宋高祖入關中初鎮惡流寓崤澠崤澠人李方厚待之鎮惡曰待吾佇英雄主取萬户侯乃厚相報方笑曰本縣足矣鎮惡力不絶人不嫺弓馬畧通諸子兵書縱横有智計以此成名及是李方尚在鎮惡昇堂拜母板方澠池令

陳書曰江總聰敏篤學有文范陽張纘瑯琊王筠南陽劉遴之並高才碩學總時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

又曰陸景文字叔辯少有膽畧武勇與陳武帝有布衣之舊

隋書曰李密與楊玄感為刎頸之交尤好兵書常皆在口

唐書曰武德中元敬為秘書郎太宗召為天策府叅軍兼直記室薛收與元敬俱為文學館學士時房杜等處心腹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之狎如晦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

又曰于休烈河南人也貞觀中任左僕射為十八學士心性貞慤機鑒敏悟自幼好學善屬文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為文詞之友齊名一時

又曰王琚懷州河內人也少孤而聰敏有才畧好玄象合鍊之學神龍初嘗謁駙馬王同皎甚器之及謀刺武三思事琚義許之與同璟張仲之為忘年之友

又曰蕭昕河南人也開元中首舉慱學宏詞授陽武簿後廷佐拾遺昕嘗與布衣張鎬友善表薦之曰如鎬者

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之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後為將相

又曰權皐德輿之父大歷中卒于家元和中謚曰貞孝初皐卒韓洞王定為服朋友之喪李華為其墓表以為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

又曰杜伏威齊州章丘人也少為盜與鄉人輔公祏為刎頸之交公祏姑家公牧羊為業公祏數攘羊以餵之

又曰楊憑字虛受為左散騎少負氣節與母弟凝凌相

愛皆有名重交遊與穆質許孟容李鄘王仲舒為友故時人稱楊穆許李之友

又曰朱敬則亳州永城人也長壽中為右補闕家代孝義敬則倜儻早以詞學知名與左史江融尚書左僕射魏元忠相交友善

又曰劉黑闥貝州漳南人也與竇建德少相友善家貧無以自給建德每資之黑闥所費至盡而不以為疑建德亦弗之間也

又曰劉孝孫者荆州人也祖禎周石臺太守孝孫弱冠知名為當時詞人虞世南蔡君和孔徳紹庾自直劉斌等登臨山水結為交會

又曰陸象先弟監察御史景倩吏部侍郎景融大理正景獻河南令景裔皆有美譽僧一行少時與象先昆弟友善常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才行古之荀陳無以加也

又曰楊纂華州華陰縣人也父文偉隋温州刺史纂畧

涉經史尤明時務少與瑯琊顔師古燉煌令狐德棻音芬友善大業中舉進士終為考功郎中

又曰張道源嘗與友人客遊友人病中宵而卒道源恐驚擾主人遂共屍卧達曙方哭親步營送至其本鄉後仕隋為監察御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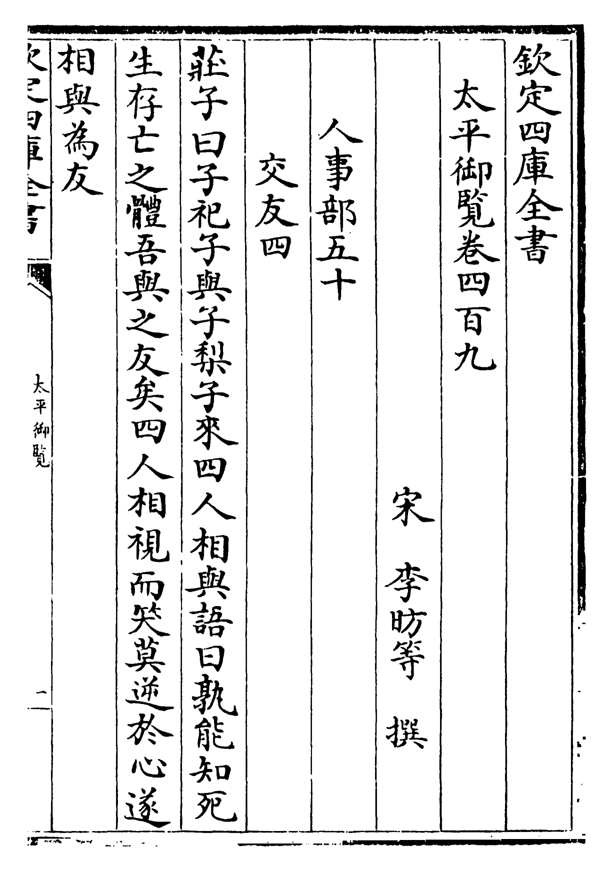
又曰孔紹安越州山陰人也陳吏部尚書奐子也少以文詞知名年十三入隋徙居京兆鄠縣閉門讀誦集數十萬言時有詞人孫萬壽與紹安篤忘年之好紹安大

業末爲監察御史
又曰李密長安人也父寬隋上柱國蒲山公密開皇中襲父爵年始弱冠尚書令楊素見而奇之謂其子玄感曰李密智計不窮爾所不及可與爲友玄感遂傾心禮遇定爲刎頸之交
又曰劉裔之徐州彭城人也少有學業與隋信都丞孫萬壽宗正卿李百藥爲忘年之交
又曰栁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今爲郡蠻方絶域萬

里如何與母偕行吾於禹錫為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請以栁州授禹錫自往播州禹錫易連州

又曰張九齡素與中書侍郎嚴挺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昇卿御史中丞盧怡結交友善挺之等皆有才幹而交道終始不渝甚為當時之所稱也

太平御覽卷四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五十

交友四

莊子曰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知死生存亡之體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又曰孔子與栁下季為友

又曰桑扈孟子琴張三人相與為友

又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賔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

史記曰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

知我不遭時也吾嘗為君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

傅子曰杜畿至許昌見耿紀共語終夜尚書令荀彧家與紀屋相比夜聞畿言異之詰旦遣謂紀曰不有國士何以居位既見畿如舊相識遂進畿於朝

郭子曰兾州刺史揚准二子喬字國彦髦字士彦清平有識方總角為成器准與裴頠樂廣善遣見之頠謂准喬及卿髦小減也廣謂准曰喬自及卿髦尤精出准笑

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優劣論者許之

魯連子曰舜耕於歷山而交益陶於河濵而交禹

孔叢子曰子高遊趙平原君客之有鄒文節與子高相友善及將還魯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之曰先生與彼之子善彼有戀戀之心悽愴流涕而先生厲聲高揖無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始吾謂之子丈夫乃今知其婦人也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

常羣聚乎

又曰秦莊子死孟武伯問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答曰聞諸老聃昔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括五者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為服古之達禮者行之

韓詩外傳曰宋玉因其友事襄王王待玉亦無異

江表傳曰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折節下之終不與之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

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袁宏山濤别傳曰陳留阮籍譙國嵇康並高才遠識少有悟其契者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為神交

列士傳曰六國時羊酒角哀與左伯桃為友聞楚王賢俱往仕至梁山逢雪糧盡度不兩全遂併糧與角哀哀至楚楚用為上卿後来收葬伯桃伯桃墓逼近荆將軍陵而伯桃告云我日夜被荆將軍伐之哀乃加兵未知勝否云我向地下看之遂自刎死

道學傳曰杜京産建武初徵之産曰莊周持鈞豈為白

璧所回辭不就會稽孔道徵亦守志産與友善

又曰薛彪之閒陶隱居委紱架石室與蔣負芻鄰居接

宇彪歎曰彼二人者可為道友何為久滞東川於是命

棹来歸便相就共住日夕講習

又曰潘洪字文盛山陰人幼辭家入山修稟上法陶貞

白見而悦之遂與投分共遊諸處尋求真書

又曰許邁字遠遊少與高陽許詢並治高節同志齊名

詢能清言兼有詞藻遒博學亦善屬文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番禺人也隱士南陽車遂字德陽聞正令名不遠萬里徑來投正正道同志合恩如仲伯數年中遂得病正為傾家救恤病篤命絶停屍於堂殯歛之禮如同生身自送喪於南陽

殷士世傳曰殷褒字元祚渤海府君之子河南鄭廉始出寒賤又未知名見而友之廉父常居肆乃就拜其父於中衆皆驚廉由是顯名位至司徒

荀氏家傳曰荀羡與沛國劉真長太原王仲祖陳郡商

洪源並著情契太宗時居阿衡之任虛中誘納賔友賢

哲與羡等數人為布衣之好

又曰荀粲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者皆一時儁傑

粲卒至葬夕赴者千餘人皆同年名士也哭之盛慟路

人悲之

嵇康高士傳曰逢萌條房李雲王尊同時相友世號之

四子

海内先賢傳曰頴川鍾皓字季明為郡功曹時陳寔為西門亭長皓深禮之與同分義皓辭公府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也

張隱文士傳曰禰衡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十融已五十重衡才秀忘年也

向秀別傳曰秀字子期少為同郡山濤所知又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其趍舍進止無不畢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康偶鍜於落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

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或率爾相攜觀原野極遊浪之勢亦不計遠近或經日乃歸復修常業

郭林宗別傳曰郭泰字林宗入頳川則友李元禮至陳留則結符偉明之外黄則親韓子助過蒲亭則師仇季智也

英雄記曰袁紹不妄通賓客好遊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伍德瑜等皆奔走之友不應辟命

荆州記曰陸凱與范曄為友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請長

安與曄幷贈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

有聊贈一枝春

虞預會稽典録曰盛憲字孝章初為臺郎常出遊逢一

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年十餘歲憲

下車執融手載以歸舍與融談實結為兄弟升堂拜母

曰可賀憲母昔有憲憲今有弟

又曰皐恕字公行上虞人也與人期約雖遭暴風疾雨

無不至者嘗從建業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來恕

荅曰某日當復覲覲至是日恪亭食候恕至時賔客會者皆以為嵇建業相去千餘里道隔江南豈得如期須臾恕至一坐盡驚

又曰賀卲字興伯山陰人也為人美姿容動靜有常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虞倫字孝緒餘姚人也與駱瑗為彈冠之友

吳録曰步隲與衛於同年相善俱以種瓜自給晝勤四體夜誦經傳

三輔決録曰游殷為殷軫所害同郡吉伯房郭公休與殷同歳相善為緦麻三月

趙岐三輔決録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推廉逃名之士

華陽國志曰洛陽慶鴻慷慨好義廉范與為刎頸之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

陳留志曰韋庚字宣明襄邑人也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與河内軹人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為友皆修

道絜已非義不踐當秦末避代入商洛山隱居自娱

竹林七賢論曰嵇康字叔夜與東平吕安少相知友每一相思輙千里命駕

又曰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濤妻韓氏嘗問濤曰吾間年可為交者唯二人而已

崔豹古今注曰鄭弘行宦京洛未至夜宿一壖（而緣而宣二切）河邊也於是逢舊友四人四顧荒郊村落絶遠酤酒無處情抱不申仍各以錢投水中依水共飲盡夕酣暢皆得

大醉因名沉醉釀川

劉向說苑曰伯牙子鼓琴其友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於太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選之間而志在流水鍾子期聽之曰善哉鼓琴湯湯乎若流水鍾子期死伯牙屏琴絶絃終身不鼓以為時無足為鼓琴者

說苑曰魏文侯謂田子方曰自友子方也君臣益親百姓益附吾是以知交士之功焉

世說曰山公與嵇阮契若金蘭山公妻韓氏覺二人異於常欲窺之他日二人來妻竊窺之公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勝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

又曰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曾共鋤園得金寧以鋤揮之與瓦礫無異歆拾而擲之

又曰荀臣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臣伯不忍去賊既至謂臣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輕大軍而

敢獨止臣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之命賊知其賢自相謂言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義之國疾促軍而還一郡並全

又曰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戴淵與年少掠之淵在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有風標鋒穎雖處鄙事神氣獨異於衆機於船屋上遥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刼淵便流涕投劔歸機辭屬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作筆薦焉

又曰夏侯稱字義權年十六與文帝為布衣之交每讌
氣凌一座辯士不能答代之高者多從之遊
又曰支道林喪法虔之後精神殞喪風味轉墜常謂人
曰昔匠石廢斤於野人牙生輟絃於鍾子推已外求良
不虛也冥契既逝發言莫賞中心蘊結余其亡矣却後
一年支遂亦隕
又曰王爽與司馬太傅飲酒太傅醉呼王為小子王曰
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姊伉儷二宮何小

子之有

楊松玠談數曰太原孫伯翳放情物外棲志丘壑與王令君高范將軍雲為莫逆之交

琴操曰三士窮者其斯革子之所作也其思革子戶文子叔術子三人相與為友聞楚成王賢好士三人俱往見之於豪嶔岩之間卒逢飄風暴雨俱伏於空柳之下衣寒粮乏度不俱活三人相親歎曰與其飢寒俱死豈若并衣粮於一哉二子以革子為賢推衣與之革子曰

生者同樂死則兵之固辭二子曰吾相與猶左右手也左傷則右救右傷則左勞子不我受俱死無名何庸乎於是革子受之二子遂凍餓而死其思革子揭衣粮而去往見楚王王知其賢用百酒嘉殽設鼓樂之革子有憂悲之色楚王乃推樽罷樂升琴而進之其思革子援琴而鼓作相與別散之志

孫楚牽招碑曰初君與玄德少長河朔英雄河契為刎頸之交友有橫波截流村翼橫飛之志俄而委質於太

祖劉遂鼎足於蜀漢所交非常為時所忌每自酌損乎
季夏之間

蔡邕真定直父辟曰其接友也審辨真偽明于知人度
終始而後交情不踈而貌親

夏侯湛鮑叔象賛曰鮑子愔愔式昭德音綢繆陳仲二
人同心厥芳猶蘭其堅如金遥遥景迹君子攸欽

是祗執友箴曰人亦有言貴則易交利重泰山道輕鴻
毛久而益敬見之晏平霜雪既至勁栢冬青

太平御覽卷四百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十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五十一

交友五 請友不許 世交附

父子交 絶交

交友五

傅幹與張叔威書曰吾與足下義結執素恩比同生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爵禄不相責以禮同類之逺近為叔東門先生居蓬户空穴之中魏公子一朝以百騎馳造太公望未甞與文王同席而坐一朝讓以天下半丈夫相知何必接塵而遊垂髮齊年哉

張奐與延叔堅書曰吾與叔䟦心相知當以流言相猜耶

郭璞贈温嶠詩曰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友亦臭味異本同岑言以文得交以淡成

謝脁贈友人詩曰芳州有杜若可以訂佳期清風動簾夜孤月照窓時安得同攜手酌酒賦新詩

陸倕贈京邑僚友詩曰時逢世道泰奮足步高衢江關寒事早夜露傷秋草心屬姑蘇臺目送邯鄲道李郭成同舟潘夏時方駕歡娛終美景歎文永清夜促膝豈異人戚戚皆姻婭

蕭鈞晚景遊泛懷友詩曰龍門低御溝鳳轄轉芳洲雲峯初辨夏麥氣早迎秋山翠餘烟積川平晚照收浪隨

文鷁轉波逐彩鳳浮風花輕未落巖泉咽不流一辭金谷兆空想竹林遊

潘岳詩曰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古善哉行日没參横北斗闌干親友在門忘寢與餐

請交不許

後漢書曰侯霸欲友王丹霸子見丹下車拜丹答拜霸子曰大人方願交歡奈何拜小子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又曰張覇遷侍中虎賁中郎將鄧隲當朝貴戚聞覇名
行欲與爲交逡巡不答衆笑其不識世務
魏志將軍張遼與其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温恢求交
吳質質辭之以疾遼出遇質曰僕委意於君何以相孤
如此質曰古人之交也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
聞流言而不信欲可終也武伯南身爲雄士仕者將軍
稱之不輟於口今以睚眦之恨反成嫌隙況質才薄豈
能終好是以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

蜀志曰劉巴字子初零陵先賢傳曰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飛遂忿恚諸葛亮謂曰飛雖貴武人愛慕足下足下雖天爵高宜少降意巴曰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

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也系及二弟結育並清身潔已共有聲譽時荀勗門宗弘盛勗諸子謂系等曰我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曰我與君尊先使君親厚系曰不奉先君遺教公若與先君厚往日衰頓當垂書問

親厚之誨非所敢承聶聞之大勲
梁書曰庾詵字彥實新野人也性純夷簡質罕所遊狎
河東栁惲欲與之交拒而不許
齊春秋曰王曾祐字喬宗亭然獨立不交當代名士王
思遠之徒託意請交並不降意自天子及侯伯未嘗與
一人游焉
嵇康高士傳曰井丹字太春狄道人也博學故京師為
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太春未嘗書刺候謁人梁松請友

丹不肯見後遂隱遁

皇甫士安高士傳曰嚴遵字君平蜀人也揚雄少從之遊數稱其德李温為益州牧喜曰吾得君平為從事矣雄曰可備禮相見其人不可屈王鳳請交不許歎曰益我財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身故不許時人服之

世說曰何晏鄧颺夏侯太初並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諸人力因荀粲說合之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誠所謂利口覆國之人鄧颺何晏有神而躁博而

寡要外好名利而内無關鑰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耳遠之猶恐罹禍況可親之哉後皆如其言

又曰南陽宗世林與魏武同時而薄其為人不與之交及魏武作司空總朝政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答曰松栢之志具存

世交

後漢書曰孔僖字仲和魯人也祖父建少遊長安與崔篆仕王莽為建親愛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焉

晉書曰咸寧初有司奏何少及兄遵等受其故人袁毅貨雖經抑宿宜皆禁止事下廷尉詔曰太保與毅有累世之交遵等所取善薄一皆置之

父子交

左傳襄五年曰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聲子子朝之子也伍舉出奔鄭將遂奔晉聲子時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班布也布荆至地闕友世親也

魏書曰陳羣字長文通達有識度其所交皆父黨也如

魯國孔融與羣父紀友又與羣交

王隱晉書曰王戎隨父渾在郎舍日時阮籍亦為郎每詣渾輙云與卿語不如阿戎戎時年十五籍乃交焉

北齊書曰陵昂字雲駒洛陽人也父子璋魏中書監昂為河間邢邵所賞邢只與子璋交遊嘗謂子璋云吾以卿老蚌出明珠

高士傳曰班嗣在京師家有賜書内建於財父黨揚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唐書曰郗士美字和夫少好學善紀覧父友顔真卿蕭穎士輩與之討論經傳論難如流既而相謂曰吾曹異日當交郗之門矣

汝南先賢傳曰薛勤字泰祖仕郡爲功曹陳仲舉時年十五爲父齊了詣勤預而祭之明日造馬仲舉父出迎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吾来候之不從卿也言議盡日

道學論曰許邁字叔齊清虚接真遐棲世表志在徃而不返故自改逺遊與王右軍父子爲世外之交王亦辭

榮好養生之事每造遠遊未甞不彌日忘返

東晳弔蕭孟思文曰東海蕭惠字孟思者父昔爲御史與晳先君同僚孟思及晳且有同遊分義早着孟思夫婦皆云門無立嗣晳時有伯父役兄之憂未獲日致之一篇以予其娩

絶交

毛詩谷風曰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絶焉

又曰伐木廢則朋友缺矣

史記曰相國曹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

又曰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石父請絶晏子懼然攝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屈於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不如縲紲之中

漢書曰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豈顧問哉及據

國爭權卒相滅亡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葢謂是矣

又曰蕭育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當世徃者有王貢故長安人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二十餘為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舉援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友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友為難也

范曄後漢書曰許初少厲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郡邑

又李達杜直有高氣邵初善之而終有隙

東觀漢記曰梁鴻初與京邑蕭友善約不為臣及友為郡吏鴻以書責之而去

又曰王良字仲子東海人少清高為司徒司直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自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輙稱疾

魏志鍾繇傳曰王粥為人淺而不議物情初生黎荀融

友善黎奪其黄門郎於是恨黎與融亦不終

又曰管寧與華歆同學歆聞車馬聲出門寧割席曰子非吾友也

徐廣青箱記曰相國掾調有盛名同郡任覽與調友善鄭袤謂覽曰諷姦雄必以禍終子宜絶之後諷果敗

齊書曰初劉遡與祖班以文儀相得結陳雷之契又爲俊耿班之女將兒魏彦深也等以告遡仍付密啓令其奏聞彦深等頗知之先自申理班由是疑遡告其所爲

及班被出遜遣弟離婚其輕交易絶如此

唐書曰帛澳貫之之子也太和六年擢進士丸温與御史中丞高元裕友善温請用御史謂澳曰高二十九持憲綱欲與汝相面汝必得御史澳不答温曰髙君端士汝可輕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終不詣元裕之門

袁淑真隱士傳曰鶡冠者或曰楚人也隱居山林衣弊履穿以鶡為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事馮煖嘗師事焉煖後顯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煖

絶焉

新序曰吳有士張胥鄙譚夫吾前交而後絶張胥鄙有罪拘將死譚夫吾合徒取之出於通而後知真夫吾轂行辭曰吾義不同子故前交而後絶吾聞之君子不以安肆志不為免易行吾今從子是安則肆志危則易也吾因子而生不若及拘而死闔廬聞之命吏釋之胥鄙辭曰吾義不因於譚夫吾故不受其任矣今利以是出誠以譚夫故免也遂觸畜而死譚夫吾聞之曰致任而

不受佞也又知而出之愚也佞而不可以接上愚不可以事君吾行虛矣人惡以吾力王吾亦耻以比立於世乃絶頸而死

後漢朱公叔絶交論曰世之務交遊也甚矣不愽于業不忌于居犯禍以追之背公以從之利進義退公輕私重

劉孝標廣絶交論曰騁黄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

閤是曰談交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斷金因於湫隘刎頸起於苫蓋是曰窮交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量其重輕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輪鳳輿曾史蘭薰雪白視若遊塵遇如土梗近世有樂安任昉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於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轊坐客恒滿及瞑目東越歸骸洛浦繐帳猶懸門罕清酒之彦墳未

宿草野絶動輪之賔貌爾諸孫朝不諆夕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大行孟門豈曰嶄絶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

袁嶠與褚左軍䇿交曰皇后踐登正祚臨御皇朝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與將軍遊起少長雖世譽先後而臭味同歸平昔之交與數而降其跨之欣隨位事而替雖欲詠濠泗脁落儀刑其能乎

嵇康與山濤絶交書曰足下見直木必不為輪曲者必不為桷蓋不欲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不可自好章甫强越人以文冕也今但願守陋巷教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闊陳説平生濁酒一杯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太平御覽卷四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四百十一至四百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庶吉士臣范鰲

謄錄監生臣黃嘉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五十二

孝感

孝經左契曰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太孽消滅雲景出遊

孝經援神契曰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珍舒恪草秀水出

神魚此庶人謂有德不仕若曾子之孝千里感母能使其域致珍也

東觀漢記曰明帝光武第四子陰后所生即祚長思遠慕至踰年廼率諸王侯公主外戚郡國計吏上陵如會殿前禮正月上謁原陵夢先帝太后如平生親率百官上陵其日降甘露積於樹百官取以薦會畢上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慟悲涕令易脂澤粧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

又曰姜詩字士遊廣漢雒人遭值年荒與婦傭作養母

賊經其里來兵安步云不可驚孝子母好飲江水兒常
取水溺死夫婦痛恐母知詐云行學歲作衣投于江中
俄而涌泉出於舍側味如江水井旦出雙鯉魚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丹陽歙人幼喪父事母母
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兎遊其下
魏略曰程堅字謀甫南陽人居貧以磨鏡給養母喪哀
號擗下有馬每聞堅哭輒淚出暫輟芻草
晉書曰王祥性至孝繼母朱氏不慈常令掃除牛下祥

愈恭謹父母有疾衣帶不解母令守柰實每風雨至抱樹而泣母又思黄雀炙忽有十數黄雀飛入幕以供母食又母冬月欲食生魚祥脱衣剖冰求之雙鯉躍出鄉里以為孝感所致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年十歲丁父憂每號哭行人為流涕家貧無人鳴鼓每至號哭之時有雙鶴驚叫及祥練之夕復有群鴈俱集時人咸以孝感所致

晉中興書曰何琦字萬倫遭母憂停柩在殯為隣火所

逼烟焰已交家之僮役計無從出乃匍匐棺所號哭而已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乃免

又曰烏程吳達往經饑饉父母兄嫂及群小從幼之親十有三人達病篤鄰里咸葦裹布而埋之親屬皆盡存者唯達夫妻而已家徒四壁晝則傭賃夜還燒塼伐木夜在山草屢遇虎虎下道避之夫妻勤苦期年中成七墓十二棺鄰里嘉尚其志義葬日悉出助之太守張崇之義其志行加羔鴈之禮命補功曹吏達以門寒固辭

不就

蕭子顯齊書曰永興王氏女年五歳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三十父死臨尸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為孝感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趙録曰劉殷七歳喪父哀毀過禮曽祖母王氏盛冬思堇殷年九歳乃詣澤中慟哭忽若有人云止止聲殷收淚視地見有堇生焉得斛餘而歸食而不減至堇生乃盡其夜夢神謂殷曰西籬下有粟

瘖而掘之得粟十五鍾焉銘曰七年粟百石以賜孝子劉殷自是食之七年乃盡

又曰王延元西河人也九歳喪母後母卜氏遇之無道延供事彌謹卜恒取蒲穰及敗麻頭與延貯衣其姑聞而問之延知不言卜盛冬勑延云思生魚延求魚不獲卜扶之流血延尋汾扣凌而哭得生魚一雙長五尺卜食之積日不盡卜乃心瘖撫延如親子

秦記曰苻健皇始元年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入秦州獲

尚書趙琨殺而棄其尸琨子煥求父尸不得乃悲號不已俄有羣烏悲鳴從山而來來而復反尋烏向山而得父尸

南史曰潘綜吴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因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孝子不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

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絶又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不去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乃止父子乃得免

齊書曰匡昕字令先廬陵人有至性隱金華山服食不與俗人交母病已經七月昕奔還號㕦母即蘇皆謂孝感所致

齊春秋曰宗元卿字希符早孤為祖母所養祖母病元卿在遠輒心痛大病則大痛小病則小痛如此常也

又曰焦華父遺曾病甚冬中思瓜華忽夢人謂之曰聞爾父思瓜故送助養呼從者進之華跪受寤而瓜在手香非常也父食之而病愈

又曰劉靈哲字文明母病祈禱至多忽夢一人以藥與之曰煎服之即差驚寤於枕間得所夢之藥以竹根煎服之立差餘根於齋前種葉似晃淡莫有識者

又曰蕭叡明字景慴（在計切）母風病積年晝夜祈禱時寒叡明下淚為冰筋額上叩血出冰不流忽有一人以小

石函授之曰此能治丈夫百病觳明受忽不見人以函奉母唯有三寸絹丹書為日月字母即平愈

又曰解叔謙字楚梁母有疾於夜庭中祈禱聞空中云此疾無他得丁公藤為酒便差即詣醫及本草皆無識者乃求訪至宜都遥覩山中一老翁伐木問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治風尤驗叔謙伏地流涕具欵求意此翁與之四叚并示漬酒法叔謙拜領受之復視翁不見依法為酒母疾頓愈

梁書曰陸襄字師卿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乞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致焉

又曰臧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

又曰甄恬字彥約數歲喪父哀戚有如成人年八歲問其母恨不識父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狀則其父

也及母亡廬于墓有烏玄黄色集于廬樹悎哭則鳴止則無聲

陳書曰吳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燋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哭仰天自訴居數日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其欺已及往如言秋而大獲足充葬用

三國典畧曰柳遐母甞乳間發疽醫云須人吮膿遐應聲即吮旬日遂瘳咸以孝感所致

後魏書曰王崇字乾邕陽夏雍邱人也母亡杖而後起鬢髮墮落未及還葬柩殯宅西崇廬於殯所晝夜哭泣鳩鴿羣至有一小鳥素質黑眸形大於雀栖於崇廬朝夕不去母喪始闋復丁父憂哀毀過禮是年陽夏風雹所經之處禽獸暴死草木摧折至崇田畔風雹便止禾麥十頃無所損落及過崇地風雹如初咸稱至行所感

又曰吳悉達河東聞喜人父母為人所殺四時號慕悲感鄉鄰及長報仇避地永安後欲改葬歲月淹久亡失

墳墓連年於閒喜舊鄉推尋弗獲號哭之聲晝夜不止

周遊巡歷呌訴神祇忽於悉達足下地陷得父銘記因

葬曾祖已下三世九喪

後周書云張元字孝始芮城人年十六祖喪明三年元

居憂泣遂請七僧燃七燈七日七夜轉藥師經行道言

曰元為孫不孝使祖喪明今日燃燈光普施法界願祖

目見明元求代闇如此七日其夜夢見一老翁以金鎞

療其祖目謂元曰勿憂悲也三日之後祖目必差如期

果明

唐書曰豫州人許坦年十歲餘隨父入山採藥父為猛獸所噬即號叫以杖擊之獸遂奔走父以得全太宗聞而謂侍臣曰坦雖幼童遂能致命救親至孝自衷深可嘉尚授文林郎賜物五十段

又曰博州梁文貞號州閿鄉人少從征役北廻父母皆卒文貞恨不獲終養乃穿壙為門隥道出入晨夕灑掃其中結廬墓側未嘗暫憩自是不言三十年家人有所

問但書字以對其後山水衝斷驛路更於原上開道經文貞墓前由是行旅之遠近莫不欽歎有甘露降塋前樹白兎馴擾開元初縣令崔李友刋石以記之十四年刺史許景先奏文貞孝行特絶泣血廬墓三十餘年請宣付史官

又曰安金藏神龍初喪母葬於都南口之北廬於墓側躬造石墳石塔晝夜不息原上舊無水忽有湧泉自出又有李樹盛冬花開犬鹿相擾

蕭廣濟孝子傳曰杜孝巴郡人也少失父與母居至孝充役在成都母喜食生魚孝於蜀截大竹筒盛魚二頭塞之以草祝曰我母必得此因投中流婦出渚乃見筒横來觸岸異而取視有二魚含笑曰必我壻所寄熟而進之聞者歎駭

又曰邢渠失母與父仲居性至孝貧無子傭以給父父老齒落不能食渠常自哺之專專然代其喘息仲遂康休齒落更生百餘歲乃卒也

又曰隗通字君相母好飲江水常乘舟撮罝之漂浚艱辛忽有横石特起直趨江脊後取水無復勞劇

又曰辛繼字幼文母喪精廬旁有大烏頭高五丈雞首鸞領魚尾虵頸備五色而青棲于門樹

又曰文讓養母至孝及喪不用僮僕之力兄弟二人營築其墳暫取歸糧羣鹿數千銜壤俄而成墳

小說曰宋宜都王鑑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菜蔬食祈請幽冥求一夢至六歲夢見一

婦人謂之曰我是汝之母鑑悲泣旦說之容貌衣服事事如平生也

世說曰鄭子産善事母奉命聘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祖洽志怪曰吳中書郎盛仲至孝母王氏失明仲覺行敕婢食母婢乃取蠐螬蒸食之母甚以為美不知是何物兒還母曰汝行後婢進吾食甚甘然非魚肉汝試問之既而問婢婢服曰實是蠐螬仲抱慟哭母目霍然立開

宋躬孝子傳曰邱傑字偉時吳興烏程人也遭母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病歲餘忽夢見母曰死正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甌甌中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邱氏世寶此甌宋大明七年災火焚失

又曰陳遺吳郡人少為郡吏母好鐺底燋飯遺在役常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燋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逃竄多有餓死遺食此得活母晝夜涕泣目

為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户再拜號咽母豁然有聞見

又曰韓靈珍東海郯人喪母三年貧無所葬與弟靈敏共種瓜半畝欲以營殯及瓜熟採賣每朝取蔡復生大小如初遂得充葬

又曰夏侯訢字長泥梁國寧陵人也母疾屢經危困訢衣不釋帶二年母不忍見其辛苦使出便寢息訢出便卧忽夢見其父來曰汝母病源深痼天帝矜汝至孝賜藥在屋後桑樹上訢乃驚起如言得藥而取水和進之

便得痊差

又曰宋承字世林父資喪葬舊塋負土作墳不役僮僕一夕間土壤自高五尺松栢生焉

又曰韋俊字文高京兆杜陵人嘗與父共有所之夜宿逆旅時多虎將曉虎遶屋號吼俊乃出户當之虎弭耳屈膝伏而不動俊跪曰汝饑可食我不宜驚吾老親虎遂廵而退屋人皆安全

又曰伍襲字世茂武陵人父没羌中乃學羌語言衣服

與賔客入構諸羌令相攻襲乘其仇羌負喪而歸葬畢回居墓所每哭輒有鹿踞墳而鳴漢法死事之孤皆拜郎中而襲不忍受吏廹之乃掘室逃其中吏不知處

又曰繆裴東海蘭陵人父忽患病醫藥不給裴夜叩頭不寢不食氣息將盡至三更中忽有二神引鑠而至求裴曰尊君昔經見侵故有怨報君至孝所感昨為天曹攝録裴驚起視父已差父云吾昔過伍子胥廟引二神像置地當是此耳

又曰紀邁廬江人本姓舒以五月五日生母棄之村人紀淳妻趙氏養之年六歲本父母時來看語曰汝是我生邁泣涕告趙趙乃具言始末及年十歲傭力所得輒分二母各半淳亡無子邁乃斬衰三年本父母繼亡又並齊衰心喪三年趙欲為娶齎酒米往婚家逢醉人打趙體悶忽有一狗直至衢邁衣者三邁心動走赴婚家逢醉適共舉酹於草中邁乃以擔殺二醉人趙歸得平乃詣縣首令宥之邁乃誓不娶後邁嘗寢忽有一女言

姓衛昨忽暴死天神矜愍君無妻故使相報邁具說其狀母子至衛門外果如言送喪上車牛不肯動趙乃與主人具叙說之主人開柩女有氣息至晚便語具說始末如趙所言遂為夫婦趙卒邁絕復蘇若數四邁五十嘗病幾死夢神曰君行至孝延歷將得百歲果九十七而卒

又曰王靈之年十三喪父二十年鹽醋不入口被病在牀忽有一人來問病謂之曰飡橘當差俄而不見庭中

橘樹隆冬乃有三實食之病愈咸以至孝所感

會稽典録曰虞國少有孝行後為日南太守常有雙鴈宿廳事每出行𨽻飛逐其車既卒於官逐喪還至餘姚於墓前歷三年乃去

又曰沈震字彦威烏城人十歲遭飢荒忽夜中有人告震曰西籬下地中有米五十石可供養旦夕即掘之果獲焉

風俗通曰揚範字文端齊人齊宋之亂母在賊中採椹

藏於地夜取之進母如是非一忽於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劉向孝子圖曰郭巨河内溫人甚富父没分財二千萬餘兩分與兩弟己獨取母供養寄住隣有凶宅無人居者共推與之居無禍患妻産男慮舉之則妨供養乃令妻抱兒欲掘地埋之於土中得金一釜上有鐵券云賜孝子郭巨巨還宅主宅主不敢受遂以聞官官依券題還巨遂得兼養兒

又曰前漢董永千乘人少失母獨養父父亡無以葬乃從人貸錢一萬永謂錢主曰後若無錢還君當以身作奴主甚愍之永得錢葬父畢將往為奴於路忽逢一婦人求為永妻永曰今貧若是身為奴何敢屈夫人為妻婦人曰願為君婦不耻貧賤永遂將婦人至錢主曰本言一人今何有二永曰言一得二於理乖乎主問永妻曰何能妻曰能織耳主曰為我織千疋絹即放爾夫妻於是索絲十日之內千疋絹足主驚遂放夫婦二人而

去行至本相逢處乃謂永曰我是天之織女感君至孝天使我償之今君事了不得久停語訖雲霧四垂忽飛而去

廣州先賢傳曰丁密字靖公遭父憂寢於塚側致飛梟一雙遊密廬旁小池後遭母喪密至所居一宿故時雙梟來時人服其至孝

朝野僉載曰崔渾為侍御史清白溫恭能盡色養父母小不康輒祈幽請以身代母嘗有病渾跪請病受已

有頃覺疾從十指入俄而遍身母所苦遂愈丁父艱勺飲不入口毀瘠骨立不勝哀而卒朝野傷心

御史臺記曰崔希喬清河人也以孝悌稱解褐臨清尉丁内憂哀毀殆至滅性服闋補鄭縣尉清介公方閨乎京邑轉鄭丞所居堂芝草生焉一瞑而葩蓋盈尺矣州以狀申歲餘遷監察出授并州兵曹轉馮翊令人吏畏愛風化大行貧弱之輩稱其仁恕時有雲如蓋當其廳事須臾五色雜綵周於縣郭道路仰望久之狀聞勑編

諸國史尋遷司勲員外其并州廳前有叢葦小鳥來巢如鷦鷯矣孕卵纔數日鷇毁而見已踰於母矣枝且不勝墜於地月餘五色成文如鵜䳼擾閑暇無復驚懼洎能飛翔時歸舊所人到于今稱為兵曹鳥所居喪菅城每一哭羣鳥畢集至千萬牆宇皆遍至有樹梢折者周於原野村鄰嗟稱之每所居其巢燕乳鷇必返哺踰旬後分飛矣此孝義通也

史系曰趙雋字子奇平陽岳陽人也父稱為縣西曹書

佐嗜酒夜歸里墅横卧途中雋年十八見父歸遲即尋迎之父醉負而不勝脫已衣覆之時中冬沍寒方甚雋單衣而已岳陽山多鷙獸夜有豹視之為之岐道而去將旦與父同歸縣吏異之時人以雋孝感所致父卒不呼相者自營邱封有白鵲嘗遊於其家棗樹雋每朝夕臨鵲鳥為之悲鳴終喪而去會潞帥劉稹反家近潞發軍士齊討民散走時雋母年八十餘唯一子乃平其父墓别以物識之葦其母入文城西山妻蹇步從之住數

宿妻方至逃難者多糇糧踴貴雋拾橡實飴之以木實供膳者終歳逮積滅復聋其母東歸岳陽邱隴悉為軍士所發唯雋家墓得完復起塚焉母卒哀毁過制縣令京兆常伯倫知之給米粟蠲其家雋將葬母貧鬻其子質劑已定其夜夢一人謂曰爾舍東有錢百萬可自發之及旦雋自舍東手掘之果得錢符夢數焉

太平御覽卷四百一十一